

真，才有生命力，才经得起时间洗礼。

不为糊口不为名利，写出真情。

*Piaoliu de
Meng*

漂流的梦

潭影◎著

他们深情地望着这滚滚东逝水，
多少梦想的风帆随着它朦胧、远去！
既存在也消失，既消失也存在。



团结出版社

漂流の梦

潭影◎著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漂流的梦 / 潭影著. -- 北京 : 团结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5126-3808-2

I. ①漂… II. ①潭…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85373号

漂流的梦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 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华忠兴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250千字

印 张: 10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5126-3808-2

定 价: 33.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录

1 凤坑村	1
2 稻田护伤	10
3 藏书惊魂	15
4 带泪笑声	20
5 爱的天秤	27
6 无情雷电	33
7 新婚种祸	38
8 含冤入狱	45
9 囚犯苦泪	53
10 善良惨死	58
11 惶恐哀情	66
12 监外服刑	71
13 依依惜别	80
14 无爱之情	87
15 遥远的梦	96
16 离乡背井	102
17 大道慈悲	111
18 寻找真情	119
19 天生之牵挂	126
20 流浪汉	135

21 拐进大山沟	144
22 山村劫难	150
23 山路救星	156
24 栖身小城	163
25 商海坎坷	168
26 小城天灾	176
27 春秋相会	184
28 美色、金钱、局长	193
29 挣扎的友情	200
30 情缘终点站	207
31 爱心回报	219
32 渴望的一声爸爸	226
33 局长夫人	236
34 泪洒街头	240
35 长堤与小楼	246
36 祸不单行	253
37 局长的家事	260
38 神灵	270
39 追寻的苦难	277
40 父子兄弟	282
41 街头陷阱	292
42 勒索的团聚	299
43 撕裂血脉	305
44 东逝水	313

1 凤坑村

一条从云贵高原咆哮而来的大江，它容纳喧哗的百川，漂流着梦想的风帆，穿过高山越过沟壑，迂回曲折地流淌。沿途还带上生命的沉重、变迁的艰辛、世态的炎凉，不堪重负地向着东方，望着大海前进。当它奔流到入海的都市，又是几番挣扎几番沉浮，令变幻无常的大千世界多一分不测。大江就是这个世界迎来送往的使者，见证了芸芸众生在这个繁荣都市中的成败与无奈，挣扎与荣辱。

一天，在都市西面的看守所里，监禁在一号仓的犯人像发疯一样挥舞着拳脚，几个下等监犯，鬼哭神嚎。头等监犯祝浩冰，却发出令人心寒的冷笑，这充满狰狞的笑声，与他端正五官多么不相称。看见他的人都怀疑上天造错了人！相随心生恶者丑陋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他这个正统的炎黄子孙，也是人之初，性本善，所以他的性相该还是在善恶争夺中。当哭笑不一的旋律正起劲地演奏时，当！的一声，铁门打开，个个犯人都面无表情地就地冻结。只有刚满十八岁的祝浩冰毫不胆怯地走到门口，目光冷冷地望着看守，像要和侵犯他这方寸世界的人决斗一样。

“祝浩冰！你又打架？”管教威严地对他喊，并将一个满脸沮丧、抖动着啤酒肚的中年男人推进仓内。

管教的喊声，使中年人的神经急剧地痉挛，此刻的他，不但恐惧！自责！而且多么希望再有机会回到苦难的“凤坑村”，拾

回那失落的良知。他痛苦地暗叫：上天捉弄人，把我关进这个一号仓。

祝浩冰一点也不理会管教的说话，只用仇恨的目光盯着中年人，发出一声幸灾乐祸却又隐藏着哀怨的狞笑。当铁门叮当一响，上锁后，兽性十足的犯人又立刻跳起来，他们以虐待他人为快乐，以无聊乏味的哭闹消磨难耐的铁窗生涯。他们七嘴八舌地说着体罚新来的犯人办法：坐飞机、打吊车、食垃圾、跪铁门……这些都是祝浩冰制定震慑新来犯人的办法。用什么样的体罚都得等待祝浩冰下令。

中年人吓得脸色惨白，他想祝浩冰现在能叫他一声爸爸，比当中央委员还自豪，还实用。他偷偷地望一眼端坐在一角的祝浩冰，心存一丝侥幸轻声地说：“祝浩冰是我的儿子。”

“废话！”祝浩冰跳过去扇他一耳光，随即，眼泪簌簌地掉下来，指着不敢正视自己的父亲说：“好端端的儿子你不要，现在竟认一个白粉仔、勒索犯做儿子？陈流大局长的面子不要啦？罚他向铁门下跪！”

众犯人一拥而上，把中年人——陈流，推到铁门旁边，飞脚踢他的大屁股，并大叫：“跪下！”他只好乖乖地跪着，用滴滴的泪水洗涤自己罪孽，在被儿子的体罚中追忆悠悠往事，那刻意遗忘的人和事，此刻是那么清晰，那么强烈地在心中攒动。他骤然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里梦游一回，当在危险地带游弋的日子，把叶浩他们的忠告看作忌妒。和风吹不醒，细语打不动，已被美梦紧紧地包裹着的贪心。想不到惊醒自己的，竟是自身的影子——因名利而拒绝的儿子。可惜自己与他都梦游到万丈深渊，难觅回头路。美梦破碎了，只留下醒来的满腔悔恨，带着犯下的罪孽伏在法网之中。现在才知道生命的重负才是人生最好的清洗剂，它

会令人心身洁净，头脑清醒，活力无穷；浮名与厚利才是生命真正魔鬼。他抹了几滴沧桑泪，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试着寻找现存生命中的牵挂，可是，只剩下泡影的空虚和登天云梯的残骸！回首自己在这繁华都市走过的路，此刻感觉是那么冷清、无味、浮躁，一切都随着滔滔的江水逝去了！苦涩、僵直的舌头还想咀嚼的往事，只有“凤坑村”的风风雨雨了。能填补醒来空白记忆的只有往日的悲伤和愤慨。人走到大道尽头，总喜欢回眸一瞥，然后遗憾地回归自然。在儿子体罚中的陈流苦泪涟涟地回首悠悠来路：他是土生土长的省城人，与他同一所大学同一届毕业，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的家庭又同样黑的叶浩，“文革”时期，俩人一齐到遥远的“凤坑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么多的共同点，把他俩锤炼成难兄难弟。

像在大漠中的“凤坑村”，全村三百多人，耕种上千亩干旱的沙坡地，是贫穷中国最贫穷的乡村，是数亿中国农民中最辛劳的一群。冬天，北风肆意纵横，人们穿着打满补丁的衣服，用破“竹笠”当盾牌挡着迎面刺来的寒风，弓着疲倦瘦弱的身子，一天到晚无奈地在这如烟海般的瘦土上忙碌着。夏天，太阳一出，这滴水无存的土地，就像火焰山，男人，穿着只裹着屁股的裤衩，肩上搭着一条黑白相间的汗水布，不停地抹着淋漓的大汗。女人，把裤子卷到大腿叉，破烂的短袖衫，衣背是圈圈灰白的汗渍。男男女女黄中带黑的皮肤，更加深了脸上的饥色，使读书人自然地想到生活在赤道的非洲居民。村民们无知无望也无怨地在这片万古不变的土地上摸爬滚打。

一九六八年的夏天，生产队长胡理，忙着收拾一间堆放坏农具的小屋，安顿从省城来的知识分子。公社书记交代任务时，曾在那些人的名字前面加了一个臭知识分子，胡理也明白该怎样对

待了。而村民们，对那不管是来教育他还是被他教育的人，欢迎的方式都一样：劳动时人人该干一样多的活，因为个个每天都是八分工。在一个没有阳光的早上，他和叶浩跟着新领导——胡理来到“凤坑村”，住进充溢着霉味的小屋里。小屋孤零零地立在村边，除了门前，三面都是竹子和灌木林，周边的垃圾恐怕是有屋以来都没有人清扫过。最上面一层是铺在竹叶上的狗屎、人尿，竹叶下面是碎石、玻璃，和村民们扔掉的烂瓦煲。两位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大学生，虽然有走进地狱的感觉和不安，但还是露着难堪的笑脸对胡理说多谢。为了容易监督，按规定他们是要在队长家里搭食的，可是胡理的老婆是个哑巴，无法与这些都市人沟通，便准许这两个知识分子自己处理伙食。这一小小的自由，令两位大学生喜出望外。

但在这陌生的广阔天地中，他们成为贫下中农啼笑皆非的小丑，甚至是责备的对象。因为他们种番薯，将种苗的头部，也暴露在太阳下，要别的社员一根根拔起来，重新栽过，误了放工时间，惹来不少白眼，甚至粗言秽语。他们挑“屎水”，却像挑着要不停地滚动鱼苗，荡得全身都是水珠，臭气熏天，人们对这名副其实的臭老九哈哈大笑。他们在笑骂声中，像小学生一样提心吊胆学着生疏的农活，现实残忍地磨碎他们多年的憧憬。他们无法忍受眼前的一切，但又无法逃避这一切。他们试着用精神麻醉来舒缓苦恼，可是过度的清醒，非但不醉反而感到被愚弄。他们清楚这是非常危险的意识，为了安全只好强制自己闭着眼睛，咬着牙，让胡理推着走。

有一天，他们被安排去拔荞麦。村民们蹲着，拔荞麦如走路一样轻便快捷。但他俩却挪不动，只好弯着腰拼命地赶他们，但没两下便眼冒金星。只好坐在地上拔着，被经过的胡理看见，狠

狠责备一番。麻木的村民又留足一份给他们，看着立在跟前一片长长的麦子，像被嘲弄一样难受。当村民们携着破碎的残阳陆续离开麦田时，他俩对着那一片瘦骨嶙嶙无法战胜的荞麦，欲哭无泪，在饥渴中坚持完成这生疏的农活犹如登蜀道，只无奈地望着傲视他俩的麦子。然而在村民回家的队伍中，却有一个俊俏的姑娘不停地回首眺望站在麦田中的臭知识分子。她是唯一注意这两个落难的省城人的村民，她也是“凤坑村”唯一能让城里人看而不生厌的姑娘，不但有正宗的黄皮肤，还有点书卷气和大姑娘的娴熟。她不像地道的“凤坑村”人，却像遣送回来的人家。他俩虽然也留意过这个出类拔萃的大姑娘，但在人人自危的日子，不敢妄想和她交谈。然而路上的姑娘是多么想冲破这冷漠的禁锢，政治的围墙，留下来帮他们一把。可是一想到自己的处境，也没有这份勇气了，只好带着一丝微妙的牵挂跟着别人回家。

望着浮云裹挟着落日消失在地平线，麦田里的叶浩沉思一刻，有气无力地叫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然后挥舞着瘦长的手臂，在麦子中横冲直撞。身边的他也跟着叶浩，拔一把抛向东，抓一束撒向西。

“你疯啦？浪费粮食社员要你的命。”叶浩阻止他。

“如果我是疯子就好啦！上天让我发疯吧！我受不了这不生不死的折磨！”他抓着一把麦子趴在地上号叫着。

“懦夫！鬼叫你的父亲不去长征，却跑去国民党那里当什么狗屁馆长。”叶浩哈哈大笑。突然，他跳起来，扯着叶浩的衣服大叫着：“馆长总比拿枪与共产党作对的团长好！”

“不见得，我父亲是死在抗日战场上，我从来没有罪过感。”叶浩还是笑着说，现在虽然不能回去，但却拥有不需戒备的空间，可以自由地叫喊一声心里话，好舒坦！

“聊以自慰，饮鸩止渴！”他一把搂着叶浩，两人扭成一团，在荞麦中打滚，那些傲视他俩的麦子都软绵绵地躺在地上。这两条互相挖苦的好汉，直到喘着粗气才松开揪紧对方的双手，仰卧在麦田上。

“怎么办？”他望着嘲笑得星星不动弹。

“如果不想明天晚上遮灯光（批斗），就得拔完它。”叶浩说着站起来。在越来越浓的夜色中，他们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姿势拔着在雾霭中垂头丧气的荞麦。直到星辉习习，他们才挑着那些乱七八糟的荞麦，像醉汉一样摇晃着往村里走。

那个对他们有特别感觉的姑娘，在夜幕轻轻地笼罩着“凤坑村”后，悄悄地溜到小屋跟前，看见柴门依然紧闭，她便快步回家。她望了一眼被思念折磨得更苍老的妈妈小声地说：“妈，那两个省城人恐怕饿瘪了。人们都入睡啦，还未收工。”

“还未回来？”妈妈——藏良，焦虑的目光盯着女儿问。此刻她想着已经两年没有音讯的儿子，是不是他比这两位青年更辛苦更无奈更委屈。

“没有。我想煲一些稀粥等待他们。”女儿直率地说。她知道自己的想法很危险，但在同病相怜的驱使下，她漠视戒律了。

“你不怕别人知道？”

“知道又怎样？反正我也被划入那个阵营了。”

“那你就煲吧。希望你哥哥在外面也遇着好人。”藏良说着眼眶里溢满牵挂的泪水。

生产队办公室里，打着呵欠的记工员，看下他和叶浩还空白的工分栏，生气地用钢笔一戳说：“都什么时候啦？我这三分工一晚可不能陪着你这些白面书生一齐死呀。”然后立刻跨过门槛，正好他和叶浩回到。记工员愣了一下，马上坐到唯一的椅子上开

始教训他俩：“该怎样说你们？说懒惰，又三更半夜还在田野上，说你勤劳，拔的麦子比猫毛还少。要玩就回去城市玩，这里是三滴汗水换不到一粒米。如果不想唱戏(检讨)给胡理听，就认真点。”

“对不起，我们拔得慢，耽误你的休息。以后一定按时回来。”叶浩扯起笑脸赔礼道歉。

“别人也没有三个手。是心慢呀，入到地狱还能说自己不是鬼吗？”记工员边说边工整地在他俩工分栏上写上早上两分，上午三分下午三分。然后抬头望了一眼爱恨不得的城市人说：“快回去睡觉，没几个钟胡理又扯着嗓门追命啦！”

记工员走后，他俩也没急着回小屋，只是饥肠辘辘地对视着。

“我现在多么希望你不是陈流而是馒头。”

“如果现在你是一杯开水，我会更爱你。”

“难怪凤坑村人当我们是傻瓜。连水都喝不上！”

“有朝一日我陈流一定……”

“当心！”叶浩急忙制止他。

俩人拖着疲倦的身心默默地走进低矮的小屋倒头便睡。但饥饿的人是没有睡意的，辗转反侧的他们都恨不得啃一口对方的肌肉，只可惜不是茹毛饮血的动物。叶浩只好爬起来，点着煤油灯，找着能充饥的食物。正当他失望地望着昏暗的灯光时，一个姑娘端个小煲，轻手轻脚地走进来。叶浩急忙扯起床上的他，俩人愕然地望着这天外来客。

“想你们还未食晚饭，一些稀粥权宜充饥。”姑娘的声音轻轻的。

这声燕语犹如大漠淙淙的流水，不但散发着诱人的魅力和希望，还别具一格。叶浩怔怔地望着姑娘。而他却借着溜进小屋的月光，迅速地审视着她的五官：瓜子脸还保留着少少天然的洁白，

宽阔的眉心展示出慈祥和大度，伴着那有穿透力的目光，给人坦诚和精明的感觉。适中的身材，加上淡蓝色的衣服，流露着少女的雅静。她的出现震荡着他心中孤单的爱：“你是插队的？”他有点兴奋地问。

“我叫祝辛，是回乡知青。”祝辛说完放下小煲，离开小屋。

“多谢你！”叶浩望着她的背影说。

祝辛走后，他俩再不管是蓬莱仙子或是凡间玉女，饥饿马上指使他们把这免费夜宵公平地分开，如夏衍笔下的包身工喝着、咽着、舔着，一种满足、一种香甜、一种快慰，暂时填满他们空虚的心灵。他手舞足蹈地搬出他心中最美好的词语，用来形容祝辛的美丽和善良。比红卫兵在天安门前，叫万岁万万岁还虔诚。但叶浩却一言不发呆坐在床上，叶浩的冷漠使他为这“济世天使”抱不平。他揪着叶浩的耳朵笑着说：“中毒了吗？为什么对别人的好意冷口冷面，太清高了。”

“说多错多，我在为她操心。”

叶浩这一说，他知道自己得意忘形了，当今谁稀罕听到臭嘴巴唱的赞歌？他松开手连声说：“高见！高见！”

他的身世与叶浩各有异同：叶浩没有父亲，他没有母亲。叶浩有个妹妹，他却有个姐姐。叶浩父亲曾是国民党的武将，他的父亲曾是国民党的文官。叶浩读文科，他读理科。文化大革命前，他家境远胜叶浩。所以他们在同一轨道时常有不同的感受。特别是现在，叶浩觉得自己背负的比他更沉重。他父亲虽然在狱中，但还有出狱的希望，自己的父亲历史早有定论。自小心中就有政治之结的叶浩，生存的勇气和奋斗的目的，都是来自把悲痛化作希望，把希望化作力量的妈妈。

他俩正无言相对，祝辛又走进来，嫣然一笑，拿起小煲往外走。

他倏地跳起来热情地说：“坐下聊聊吧。”并拿起唯一的小椅子递到她手里。祝辛看了一眼小椅子，却没有坐下来，目光落在静静地端坐在床上的叶浩。叶浩立刻将视线移离开这纯朴的美丽，这令人怦然心动的眼神，在消灭浪漫不敢爱美的年代，那漂泊在沙漠中的青春，就特别容易感染人。叶浩眯着忽明忽暗的煤油灯，平静地结束这危险的互助和关怀：“多谢你的照顾，为了你，也为了我们以后别这样了。”

听了叶浩的说话，她想甩袖而去，但转念又觉得叶浩的警戒不是多余的，现在朋友出卖朋友，亲人互相攻击是常事。尤其是知识分子都希望结一个厚厚的茧，困在中央与世隔绝，这是最安全，多识一个人就会多一份危险。

然而，他们毕竟是热血沸腾的年龄，他们渴望理解沟通，渴望倾诉，更渴望自由的爱。祝辛有点激动地辩解：“如果这对你们伤害，我永远不这样了。我想你若是红彤彤的天之骄子，不会到凤坑村来挑大粪、拔荞麦，胡理叫你干啥就干啥。反过来，我是胸戴大红花，说话响当当的先进分子，也不会关注你们这类人。说臭味相投难听，就说我也是出于阶级友爱吧。以后在劳动中若要帮忙，就蹲在我两侧。我会暗中帮助你们，再见！”

祝辛说完转身跨过门槛，迅速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但小屋里却不停地晃动着她的影子，扰得他和叶浩彻夜难眠。

2 稻田护伤

带着凉意、带着烦闷、带着叹息的秋也依时到了“凤坑村”。那点播的水稻，到了金色的深秋还是昂首挺胸傲视蓝天，没有人们盼望的沉甸甸的稻穗，没有给饥饿的人们带来等待已久的温饱。它用嘶哑的声音嘲笑手拿镰刀饥色满面的农民。他和叶浩、祝辛，也不例外地站在被嘲笑队伍中，但他们的青春活力，抱负才智，视这嘲笑为儿戏。为了考验祝辛的承诺，他挨着她的右侧蹲下来，叶浩蹲在他的身边，像起跑线上的运动员，挥舞着镰刀向对面的田埂努力地移动。村民们挥着被稻秆磨得闪闪发亮的镰刀，响着快节奏的喳喳声，像游泳池中比赛的运动员，不偏不倚地前进。只有祝辛跨越界限，不时地伸过镰刀，割掉他面前的稻禾，把社员们留给他的面积割去一大半。她望了一眼还在后面磨蹭的叶浩小声地说：“你去帮叶浩，我全部割去。”这是他一直等待的说话，唔了一声立刻回到叶浩身边蹲下来，并催促着：“快点，别耽误祝辛太多时间。”

他希望能尽快赶上祝辛，他觉得在她身边有一种快意一种力量，减少劳累的感觉。他左手抓着稻子，右手急速地挥着镰刀，拼命地用力。突然，咔嚓一声，痛楚直透他的心头，他大叫一声：“哎呀！”把手中的镰刀抛得老远。“什么事？”叶浩凑过来惊慌地问，只见他抱着左手的右手，鲜血从指缝中溢出来。叶浩大惊，拼命地撕着身上半新的文化衫，但越急越撕不开，只好将双臂一伸脱下来。正好被回头一望的祝辛看见，从来不脱光衫的叶浩，

这一举动说明有非常的事情。祝辛急忙来到他们身边，只见他的双手鲜血淋淋，便知道不是被蛇咬而是割伤，所以目光带笑地说：

“割掉了多少个手指？真的浴血奋战？”

“你以为是青菜？一个都受不了，还问多少个。”他不高兴祝辛这司空见惯的态度。

她微笑着蹲下来用手紧紧地掐着他割伤的小指根部，然后对着呆立在一旁的叶浩说：“撒尿洗净伤口吧，不然会感染的。”

“天呀！我现在能撒尿吗？”叶浩为难地叫着。

在那平坦如镜无边无际的沙坡上，“凤坑村”人习惯转过身拧过面就拉屎撒尿，这是方便大家有利工作的习俗。而他和叶浩却坚决不随此俗，因为到远离工地的地方大小便，既可偷懒又能保持城里人的文明和特殊，但此时的他却不能抱着一个血淋淋的手，跑到老的地方去。祝辛想了想便劝说：“怕什么？我转过脸，快！”

她立刻背过脸，但手仍然掐着他的小指。叶浩恐惧地望着他痛苦的样子，再看看祝辛，显得若无其事，在这无助的天地里，叶浩只好迫不得已地用抖擞得像患上“帕金森”症一样的五指解开裤纽，但却撒不出尿来。

“你就当这里没有我，是治伤、是帮人、是消毒、是十万火急的止血。”祝辛唠叨着。这唠叨也真有效，很快，叶浩那滚热的尿液，带着羞涩洒落在他受伤的手上。那带血的尿，顺着她的手点点滴滴地落在“凤坑村”的沙土里，然后形成斑斑的紫黑，让暴烈的太阳蒸发，消失！可是留在叶浩心迹中的却是永远的鲜红。

叶浩松了一口气，这勇气是来自祝辛的坦荡和真诚，对她有说不出的敬爱：“对不起，淋湿你的手。”

“快穿上衫，稻秆擦着皮肤会过敏的。你来掐着他的手吧，我去找几棵‘止血草’来。”祝辛像全忘了刚才的一切，一味按照自己的步骤办事。事实这在“凤坑村”人的眼里是常事一桩，小事一件。只是它发生在三个读书人的身上才余波缭绕，情意绵绵。

祝辛跑到田埂上找来几棵小草，放在掌心用力揉碎它，敷在他的伤口上，血也真的慢慢地凝固。

“你歇着吧！”祝辛说完和叶浩并驾齐驱割着别人留下来的稻禾。

他抱着受伤的手，呆望着祝辛的背影：她缠在一起的两条长辫，在坚挺的背上有节奏地左右摆动，匀称的双腿前前后后地交替着前进，非常协调。她的肩膀与叶浩时远时近，有时还给人交头接耳的感觉。他看得心痒痒的，不知触及了哪根神经线，产生浅浅的醋意。在这感情枯竭的日子里，在这生活极为困苦的环境中，他渴望、他需要异性的爱。

晚上，小屋里亮着煤油灯，他已忘记手指的伤痛，心中甜甜地回味着白天的一切。忽然他哈哈地笑着说：“那镜头太精彩了！有点洋味儿。”然后拍一下叶浩的肩膀作揖说：“多谢撒尿英雄！”叶浩一把将他按在床上猛打，开心地说：“不慰劳英雄还挖苦？”

“好吧，明天我买猪肉加菜慰劳你，可以吧？”

“一言为定！”

“君无戏言。”

“那则是无，子非君也！”

“明天不买猪肉，我陈流今生都回不了省城。”他跳起来发誓。

“谁回省城？”祝辛跨进来，手里还拿着小包东西，这是她第二次探访。